

虔臺節畧

全幅
(公分)
國家圖書館,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, TAIWAN, R.O.C

29.5 x 18.5

02343

1册

國立中央圖書館藏善本		
書碼:	史部雜史類	之屬
書名:	虔臺節畧	
著者:	清彭陳貽撰	一卷 一册
版本:	舊刻本	

虔臺節畧

丙戌先太僕殉節虔中。亡歸小溪。及先還幕客。備述二載行間。盡瘁修力。筆其所傳。為湖西遺事一卷。今年杪秋。貽以負骸虔嶺。躬詣太僕畫節處。登臺悲號。招魂東返。城經兵火。曩日故老。已無子遺。手蹟灰飛。莫留餘燼。乃潛行微服。訪舊時之部曲。詢未死之遺民。葺其口碑。聞而墮淚。隨筆詮次。述為虔臺節畧。以補前書之未備。雖遺文散軼。而大烈炳如矣。其有逸事未傳。片言可述者。凡百君子。庶惠告貽。先大夫死且不朽。已丑九日武

淮南 彭孫貽 昇仁



國立中央圖書館, TAIWAN, R.O.C.

原彭孫貽投函書于章貢臺下

戊子德安馬丈君實。晤虔州徐觀御于南昌。談太僕死難甚悉。因馳書告貽。時江右屠夷。道途新闢。首秋戒塗。涉江湖。溢浦。幾匝月。乃達蒲亭。馬丈語貽曰。烽火未已。山中人方縛萬安令以去。湖西道梗矣。子姑留此。為子遣一力走虔中探進止。貽念三年宿艸。旅骨淹留。即白刃連天。亦人子所安。義命也。遂行。

八月。至南昌。昔太僕守鄱地也。太僕去豫章二十餘年矣。父老尸而祝之。乙酉。聲桓據江西。降大清。太僕自湖西移檄討之。聲桓乃廢祠為甯龍地。土人竊歲小像于小廨中。

戊子。聲桓反南昌。固山元真譚太。攻滅之。屠南昌。余過此。潛訪故祠。城經兵火。彌望瓦礫。祠後小廨。夷為平地。遺像渺絕餘踪。祠尚巋然。有弓人造弓於祠中。詢之南昌遺民也。知祠興廢甚詳。述忠政不去口。僕人指貽告之。驚曰。若固彭公子耶。相對太息。余為泣數行下。

附營兵販瓜。船至樟樹鎮。津頭無舟。傍隍岸上。有鹽舟上螺川。求附載。估客不知貽。誰何人也。不許。僕夫既窘。稍吐踪跡。估客多湖西舊部。許附舟。滿載矣。坐舡尾。有同舟客周衡止。乃太僕舊時牙將周雲弟也。深晰虔中死難事。貽方欲訪故時部曲。不知雲所在。不意遇其弟。問雲何

在曰在吉安。范：天涯。忽得指南矣。

至螺川寓湖西兵使者署前。乃太僕倡義討聲桓地也。感憤涕洟。令蒼頭訪舊時部曲。椽吏無一識者。

途遇舍人龍躍。驚識之。龍躍曰。收藏舊主遺骨者。乃湖西道書記林桂芳舍人杜鳳也。桂芳直憲署不得出。尋杜鳳遇之。詳述堊也。及走。始末相對雨泣。謹備志之。丙戌

大兵潛去。二字是上字。

丙戌五日五更大兵潛出小南門。辰時大潰。太僕殉節。

自經于章貢臺寶蓋樓下。是夕大焚臺。廟宇俱盡。蒼頭被殺者一人。投水者一人。死于飢病者一人。餘俱被鹵營中。太僕遺體掩于倒牆下。無有識者。十二月監軍湖西道黃鼎

象以兵五百人按行虔中。鼎象廬陵人也。字商侯。弟震象。字交侯。皆登鄉薦。于先大夫為年家子。聲桓至南昌。二黃飛書南昌孝廉戴國士。介紹拜聲桓門下。聲桓署國士為驛傳道。鼎象為湖西道。楊萬諸公統滇黔兩粵兵。恢復吉安。檄捕二黃甚急。將誅之。籍其家。太僕力拯之。以為二子吉之望。請貸死。令其輸餉助軍。效命行間。以自贖。楊公乃勒鼎象助軍一萬兩。震象一萬四千兩。太僕兵屯泰和萬安之間。二黃常依幕下以居。已。楊公復以二黃陰懷二。三將誅之。為所覺。于萬安一夕逃去。吉虔既破。鼎象仍以湖西道監軍至虔。桂芳及鳳從至虔。遇周雲揚大器于營

在曰在吉安。范：天涯。忽得指南矣。

至螺川寓湖西兵使者署前。乃太僕倡義討聲桓地也。感憤涕洟。令蒼頭訪舊時部曲。椽吏無一識者。

途遇舍人龍躍。驚識之。龍躍曰。收藏舊主遺骨者。乃湖西道書記林桂芳舍人杜鳳也。桂芳直憲署不得出。尋杜鳳遇之。詳述堊地及焚殮始末。相對雨泣。謹備志之。丙戌

十月初四日五更。大兵潛出小南門。辰時大潰。太僕殉節。自經于章貢臺寶蓋樓下。是夕大焚臺。廟宇俱盡。蒼頭被殺者一人。投水者一人。死于飢病者一人。餘俱被鹵營中。太僕遺體掩于倒牆下。無有識者。十二月監軍湖西道黃鼎

象以兵五百人按行虔中。鼎象廬陵人也。字商侯。弟震象。字交侯。皆登鄉薦。于先大夫為年家子。聲桓至南昌。二黃飛書南昌孝廉戴國士。介紹拜聲桓門下。聲桓署國士為驛傳道。鼎象為湖西道。楊萬諸公統滇黔兩粵兵。恢復吉安。檄捕二黃甚急。將誅之。籍其家。太僕力拯之。以為二子吉之望。請貸死。令其輸餉助軍。效命行間。以自贖。楊公乃勒鼎象助軍一萬兩。震象一萬四千兩。太僕兵屯泰和萬安之間。二黃常依幕下以居。已。楊公復以二黃陰懷二。將誅之。為所覺。于萬安一夕逃去。吉虔既破。鼎象仍以湖西道監軍至虔。桂芳及鳳從至虔。遇周雲揚大器于營

中泣告之。鳳偕桂芳上臺。啓壞牆。檢遺骨。已經烟燼。兩月餘。肌膚委謝。惟胸臆以上不壞。城中赤地無可櫬殮。聚屋薪焚之。薪盡心堅如石。終不壞。因合餘燼。函之。壘石成小冢。葬章貢臺上。殉節處。削寸木書彭觀墓為識。禹象行。鳳謀携骨東下。愚象不可。鳳乃潛挈雲至湖西。依黃幕府。鳳字鳳林。桂芳字九淵。皆廬陵人。

周雲字敬夫。金陵人也。太僕在湖西。雲隸標下。吉安再陷。雲入虔中。太僕復署。爲標下守備。虔陷。被鹵營中。杜鳳挈之下湖西。從黃鼎象。今隱居吉安郊外。離城三四里許。其弟衡止。導蒼頭至其居。貽出郊走訪之。相對啼噓。所言與

鳳略同。復備述湖西嶺北軍中廢務。隨筆疏之。

雲言太僕在湖西。聞金陵失守。遣雲偵會城消息。兼程往省。下曠撫軍已棄豫章。引諸軍先退屯臨江矣。南昌舉人戴國士已飛書歎聲桓矣。先大夫厲兵秣馬。聚士紳畫戰守。而國士已約告人士。潛送款矣。薦紳陰持兩端。稍退入山谷。已而空國去矣。太僕念空城無與圖功者。因入虔乞師。比兵至而告人已先導王師入城矣。遂屯泰和。與楊萬合兵。共圖恢復。

太僕濟師下萬安。萬安梁令于溪來謁。大言曰。明公何事張皇。彼聲桓者。于溪稔知之。苟馳片書下之。倒戈蒲伏至矣。

先大夫殊不然之。于溪見楊公。楊公壯之。署為監軍道。坐憲院。鳴鉦樹牙旗。總兵白之。裔以兵三千屯萬安城。下兵丁強市民間物。民間怨之。裔入城。勸餉于縣官。于溪風。吾民閉城。鼓譟圍之。裔兵丁大譁。將攻城。楊公及太僕飛檄令開城。出之裔。門開。之裔子單騎突入。鳴礮在門。人馬立斃于門中。之裔既出。劫曠。撫軍東下降聲。桓後導大兵屠萬安。獲于溪囚之。拷吏胥。搜其所寄家口于焦源洞。皆得之。對于溪。僞極淫辱。遂殺于溪。焚萬安。公私廬舍無孑遺。

雲言太僕在圍城。羽檄旁午。批荅織悉。皆出親裁。無一字寄人手筆。每匝月。大小赤積公移。訂藁盈寸。惜無存者。

太僕守臺上。每清風明月。多凭几悲吟。題詩壁間。多述盡忠致命意。雲錄小本藏之。為兵所焚。百無一憶。

太僕守臺。每當矢石。談兵事。則鼓舞色動。或勸理後圖。相進止。必變色不應。人不敢有退志。虔初被圍。士民咸銳厲戰守。後多怠弛。太僕每佩刀巡城。守陴者熟寐。或扶之不起。民心已灰。知不可為矣。圍城日久。外援斷絕。自誓必死。無去志。每曰。累代國恩。三朝知遇。一死分也。爾曹猶可自為計。雲等皆感奮。不忍去。

九月圍益逼。援師屢覆。雲密啓曰。虔旦夕不守。可聯絡

興國為後圖。太僕曰：我奉命守疆土，當與城存亡。昔之不死于吉者，事尚可為。將濟師以圖進取，今共主蒙塵，八閩淪陷，世事可知。猶幸茲城未淪異域，吾尚得一死所，寧復問他圖乎？汝曹勿復言。

太僕自度城被圍，不復入公署，日坐章貢臺，高于城。寢處坐卧，皆當矢石。蒼頭四五更番上值，雲与楊大器書記羅光泰朝夕不離左右。咸卧太僕卧榻下。

太僕自圍城之日，即佩刀袖一繩。左右不知其所用。凭几當梁下，城既陷，揮雲等皆下臺，升几出袖中繩為縲梁上。蹴几從容而逝，其位置乃素所定者。

小南門既陷，滇粵兵開東門，馳馬過臺下，相招出走。太僕不應。旌旗漸逼臺傍，太僕出篋中手書遺表，蠅脚數千言，長五六片。授家人馮吉曰：若疾走，倘幸而得出，以此奏行在。又出篋中手書片紙五六葉，分授五家人，各一葉曰：未必皆生，有得出者，作吾訃音矣。馮吉死于兵，遺表烏有。五人者止一人生還，竟無片紙得達，惜哉。雲等日侍側，竟不知遺表及絕筆，何時所書也。

杜鳳寬一漁舸，回船上度。時泰和新破，衝烽火南上。灘行九日，九月朔至度。遙望矗立飛樓，高臺孤樹，蒼頭孫正指而告貽曰：此龜角尾章貢臺也。慘裂腸斷，落帆入湧金門。

潛詣臺下。守兵列礮臺上。不敢近。退坐靈山壞廟中。一蒼頭從。鳳携紙錢上臺。尋視。初以墜鐘表界。鐘移家平。不可別識。手搜地不入。日暮矣。乃出城。

晨起。杜鳳入營告之。宣帥啓玉。啓玉遣一丁護視。啓攢。借鋤上臺。大雨。貽同鳳及二蒼頭奔走雨中。衣履浸淫。登臺。啓土。瘞址儼然。遍覓無跡。崩號捨地。痛念先人盡忠先帝。天地鬼神宜共呵護。豈一坏之土。不相保全。又居官仁愛。口碑在人。諒無私仇。戍及枯骨。抑牧豎牛羊。或相踐毀。則碎函餘燼。百有一存。何至渺絕遺踪。即刎首臺端。終恨百身莫贖矣。傍皇下臺。博詢居人。咸知臺上乃府君遺骨。時

有土人携香楮拜其下者。當無誤。攬以傷瘞歲。特不知携去何人耳。貽來吉安。林九開密書告貽曰。章貢臺先公遺骨。桂芳屢託人看視。有傳云興國毛明卿曾受先公大恩。移歸供養。未知其實。今明卿起義。不知下落。到彼若經移動。則明卿啓歸信矣。丁亥四月。貽曾遣蒼頭韓福至興國嶺北道。書記蕭良輔興國人也。福至其家。良輔告福曰。虔中新破。非兵丁無敢入城。汝姑且歸。良輔嘗移骸歸興國。異日至此。扶喪易矣。今已三年。豈良輔終踐其言耶。若忠魂有靈。不為樵牧所毀。幸為義士所收。則移葬先靈者。非毛則蕭。皆在興國。興國方用兵。明卿不可物色。時嶺北守道移駐南

安。舊人無一在贛。欲往南安。則兩粵堅壁。大兵俱集嶺上。南安客舟斷絕。陸行無符驗。旅店莫留。野宿又多虎狼。此中人。繼隊始前。乃復謀之。屬。復告宣帥。給一符。令蒼頭韓福往。猶未敢行。虔院提塘官郭君。見其躊躇。問故。以實告。郭君虔人也。繫知先大夫深。相歎息曰。汝無憂。吾日夜擺撥塘兵。傳飛報。今以一人偕汝行。且令鋪兵傳送。汝無憂矣。劉旭章者。與我厚。為作一書。到彼。托宿可也。旭章名應。陞太僕舊役。昔為門子。今新參吏。丁亥寒食。旭章以杯酒奠章貢臺下。舊人之好義者。余作書謝之。兼以相詢。是夕。郭君導福宿塘兵家。先人忠義感人。所托。秉彛之好。乃如此。

此明日福行。

貽至虔臺。登太僕殉節地。憑高悽愴。蒼頭孫正乃自圍城。亡歸。指點當時戰守地。歷。復訪故老遺民。縵流馬卒。圍城梗概。畧具于斯。

太僕在湖西募兵。有撫義二營。六百人都司熊夢虬統之。在興國募兵千人。守備毛明卿統之。夢虬曾以百人夜入吉安。縛偽官。遂恢復吉安。吉安再陷。夢虬已入粵東。明卿亦起義兵于興國。白羊嶼。今尚未下。

丙戌六月。閩中行在叙圍城戰守功。先大夫自太僕卿加三級。又以皇子誕生。京堂三品廕一子入監讀書。內外各官

供給應得詰命。太僕以無方伯秩二品。應封三代。

贛城周十五里。貢水流自西北。章水流自東南。合流至城東北。龜角尾。直下萬安十八灘。城方而長。形似元武。沙嘴挿江。若龜尾。故名。城東北角飛樓三層。俯瞰龜角尾。曰望江樓。東行五十步。為章貢臺。連城身。地至起。與雉堞平。屋宇出城上。佛閣三楹。曰寶蓋樓。中一楹。乃太僕坐。俾處也。江水繞城。臺面東北。汜流直望儲潭。兵之來路也。城四面皆山。大兵列營四山上。城中屋廬街術。一覽畢見。

初守臺。城外望見黃蓋。矢石攻臺。弗絕。太僕令植二繳于睥睨下。令守者皆避。離繳所。大兵見之。益聚攻。鉛子如雨。集嚮二繳。良久不動。始知給也。嗣後雖擁黃蓋。攻臺轉稀。先太僕嘗登望江樓督戰。城外鳴大礮。擊樓中。鉛子墜樓板上。巨如舟。屋穿一角。而不傷。

大兵渡水向城。而礮者適下臺。太僕立礮傍。令蒼頭燃火。一煩迸裂。煙焰漲天。震死臺下一人。太僕及然火者皆無損。滇粵兵每出打仗南門。謀者以紅布巾其首。混入城。一人者出城守闕者。戲批之。布墜地。則闕然。辨難者也。拷得數人。皆殺之。

度城水北流。故無北門。東三門。曰湧金門。建春門。東門。南二門。曰南門。小南門。西一門。曰西門。小南門不開。止五門。

出入楊公廷麟守南門。郭公維經守東門。知府守涌金門。同知王公明恆守建春門。太僕守章貢臺。姚公奇允守龜角尾。二營帥守小南門西門。

太兵初至。以馬兵屯天竺山。斷南安路。城中兵民力戰。燒其營。乃不復屯此。

大兵圍東西北三面。數西布帳窩棚。綿亘數十里。舟師屯七里塔下。南面天然二山。為南安水陸孔道。不刊營。城中久守不下。恃南方為之餉道也。

高進庫屯城北山上。城中覘見布帳牙旗。舉礮直擊營中。進庫為徙帳轉遠。

圍賴十營。凡十五萬。高進庫係高杰故部。兵最多。次則柯營相亞。次則徐營。營湯營。馮營。白即白之裔。諸軍多。江右降將。旗下老營止萬人。戰攻半載。物故十六七。老營止

存二三千。

城百少南門之守物。從後至五路。城內應。

破度先登者。柯永盛兵也。高營忌其首功。縱火焚畧殆盡。柯帥懸賞。先登者銀十金。酒一色。止十人應募。至城下已四更。守陴者熟寐。一人先登。悄無覺者。復下招十人同上。遇一官巡城。以為皆守陴者。諭其嚴守無怠。即抽刀殺之。十人放火大呼。守者夢中奔潰。城遂陷。

出入楊公廷麟守南門。郭公維經守東門。知府守涌金門。同知王公明恆守建春門。太僕守章貢臺。姚公奇允守龜角尾。二營帥守小南門西門。

太兵初至。以馬兵屯天然山。斷南安路。城中兵民力戰。燒具營。乃不復屯此。

大兵圍東西北三面。數西布帳窩棚。綿亘數十里。舟師屯七里塔下。南面天然山。為南安水陸孔道。不刊營。城中久守不下。恃南方為之餉道也。

高進庫屯城北山上。城中覘見布帳牙旗。舉礮直擊營中。進庫為徒帳轉遠。

圍賴十營。凡十五萬。高進庫係高杰故部。兵最多。次則柯營相亞。次則徐營。白營。湯營。馮營。白即白之裔。諸軍多。江右降將。旗下老營止萬人。戰攻半載。物故十六七。老營止存二三千。

城破自小南門。門。乃營帥所守。或云營帥獻城為內應。

破度先登者。柯永盛兵也。高營忌其首功。縱火焚畧殆盡。柯帥懸賞。先登者銀十金。酒一色。止十人應募。至城下已四更。守陴者熟寐。一人先登。悄無覺者。復下招十人同上。遇一官巡城。以為皆守陴者。諭其嚴守無怠。即抽刀殺之。十人放火大呼。守者夢中奔潰。城遂陷。

太僕盡節章貢臺。同其難者。楊公廷麟赴水死。姚公奇允被害于龜角尾城下。王公明汲自盡所守地。萬公元吉投東門江中。水師救之。上南雄。病卒。郭公維經擁滇兵出東門走免。

楊公廷麟。副將徐日彩密收之。姚公王公。卒不獲。賴無薦紳。止明經通判羅公。衣紅袍全家赴水死。羅公捐家貲。改府治為行宮。迎隆武主。閩隘不果。大兵破城。拆毀之。今知府尚不敢居此。民間名之曰皇城。

章貢臺連府治。臺上下屋俱燬。惟存七姑廟一間。神像亦毀。

太僕自圍城後。不居守。北道公署。行李書籍。猶在署中。蒼頭史者直。城破。大兵焚燬。公署殆盡。止存大門儀門。署後小亭曰紫芝亭。雜植甘蕉紫薇。亭前后砌小池。深濶丈餘。張死池中。此亭歸然孤立。兵丁葺而居之。貽遠眺徘徊。不敢進。問池中枯骨也。

初十日。韓福自南安歸。得劉地章書曰。故主盡節章貢臺。應陞。自臺跳下。被擄營中。金道主查取舊役于各營口。始放入城。登臺見殉難地。碧石成家。有彭觀墓標題。因同李陸等。攜紙錢哭拜故主。復過楊大器于營中。私計厝地近城。恐兵馬往來損動。謀移出城。歲于天竺山觀音庵空。

地上未果。不知移去何人介地也。痛念先人盡忠所事。碎
捐糜碧血難灰。丹心不難泯。因當照耀今古。飲泣鬼神。不
孝貽兄弟罔極。徒悲飯含莫及。切齒戴天。何心食息人世
乎。此中官民將吏。無不歎息遺忠。感恩惠澤。而國禁未弛。
行途多梗。因買香為骨。綴帛為囊。械之行笥。招魂東返。柩
娶不具。塗車闕如。長叫拊膺。祇有吞聲飲泣耳。

楊大器。金陵人。字德山。昔從太僕于白下。因攜之湖西。嶺
北同患難險阻。楊萬兩公以城守之勞。署為守備。太僕殉
難。大器被鹵營中。遇林桂芳。告太僕殉節地。遂收遺骸
葬之章貢臺。大器屢謀負骨東歸。不果。居白家邨三郎廟

介地介字姓是行字

下。貽上萬安。經此。艤舟訪之。居人曰。大器自戊子五月間
携家返金陵矣。貽自虔歸。再至三郎廟。詢其西往。其鄰曰
大器嚮居邨中。替与山中人往來。信豐諸公札授為副將。
南昌興起。大器携年少數人。仗矛東下。見聲桓。今不知其
死生。是數人者。亦無一人還。

虔還道螺川。遇侵粵之兵。至吉。自托宿城北淨嚴庵中。徑
極荒遠。幽篁深艸。杳冥蔽天。有元妙觀道士段文錦。告貽
曰。先公在湖西時。大兵壓境。士民相風。納歎。先公知事不
可為。命取文山集一部。讀之。作畫命歌。以自見。將死。難于
書。揮吏椽。皆衣紅袍。坐堂上待之。已而大兵不至。乃往晤楊

公廷麟。楊公曰。事尚可為。毋徒死。遂有濟師度中之行。此間士民。乃先迎大兵入城矣。廬陵諸生胡蓬嶼。曾持此歌示文錦。惜文錦不能憶也。今胡生已死于兵矣。文錦字白先。

有袁州老人易有志。曾任前朝典史。謁余庵中。曰。尊先公在湖西不數月。即遭變革。吾儕不能終受德。然沐浴餘波者。蓋自守豫章時久被之矣。貽叩其詳。易曰。萍鄉人張廷樸者。某至感也。為糧道吏。豐城高安兩縣相接環。二邑士紳。條議減遼餉。勒石永不加徵。已而豐城派餉。浮于高安。豐城鄉大夫楊惟相。訐之。直指以為糧道吏。得高安厚

賄。免加餉。而獨派于豐城。直指以入告。方候勳。而楊公已工部主事入都。連疏劾指。廷樸等奉旨行撫按。究擬解部。極按難之。行臬司。臬司轉行南昌府。先公守南昌。遂抗言曰。是將起江右大獄也。夫錢穀規則。加減酌之本縣。詳允出自上臺。小吏著案牘。職會計而已。今楊公露章。以數吏胥。瀆宸聽。至奉天威。逮繫北上。苟遂坐數胥。是小吏身家性命不足惜。上自臺司。下及府縣。將坐蒙蔽溺職之罪。邇部免解。撫按心疑其言。而上憚嚴旨。內忌楊公。不敢有所左右。先公卒力持之。不上。飛書二邑薦紳。置酒相講。解公

是言詳款奏國范曰。楊字惟相。虛長者無已時也。是宜詳察。奏聞。招報

公廷麟。楊公曰。事尚可為。毋徒死。遂有濟師度中之行。此間士民。乃先迎大兵入城矣。廬陵諸生胡蓬嶼。曾持此歌示文錦。惜文錦不能憶也。今胡生已死于兵矣。文錦字白先。

有袁州老人易有志。曾任前朝典史。謁余廢中司。尊先公任湖西不數月。即遭變革。吾儕不能終受德。然沐浴餘波者。蓋自守豫章時久被之矣。貽叩其詳。易曰。萍鄉人張廷機者。某至感也。為糧道吏。豐城高安兩縣相接壤。二邑士紳。條議減遼餉。勒石永不加徵。已而豐城派餉。浮于高安。豐城鄉大夫楊惟相。訐之直指。以為糧道吏。曷得高安厚

賄。免加餉。而獨派于豐城。直指以入告。方候勘。而楊公巨工部主事入都。連疏劾指。廷機等奉旨行撫按。究擬解部。撫按難之。行臬司。臬司轉行南昌府。先公守南昌。遂抗言曰。是將起江右大獄也。夫錢穀規則加減酌之本縣。詳允出自上臺。小吏署案牘。職會計而已。今楊公鑿早。以數吏胥。噴宸聽。至奉天威。逮繫北上。苟遂坐數胥。是小史身家性命不足惜。上自臺司。下及府縣。將坐蒙蔽溺職之罪。邇後擊登聞訐官吏短長者。無已時也。是宜詳覈。奏聞。招報部。免解。撫按心躋其言。而上憚嚴旨。內忌楊公。不敢有所左右。先公卒力持之。不上。飛書二邑薦紳。置酒相講。解公

在部知交。部字是部字。又書通在部知交。言于部。楊公道坐瑞案去。是

猶乃得解。廷機既出獄。設先公生位。朝夕頂祝之。乙酉先公至湖西。偶顧問諸吏曰。若曹有萍鄉人者乎。一吏曰。某是也。先公曰。若知萍鄉有張廷機其人乎。曩坐豐城高安。派餉。至奉部逮。非我在豫章力持之。廷機覆家殺身矣。今其人尚存乎。吏叩頭曰。是某元也。廷機朝夕頂祝。豫章使君不意遇公也。後廷機市虎皮數物來謁。笑慰而却之。廷機弟名廷樞。今俱歿于兵。恐此事無知者。故詳告之。

杜鳳一名秉烈。吉安人。以舍人給事湖西道。收葬太僕遺骨。鳳實冒險首事焉。初滇粵兵獲勝于真君山。斬其帥高

友諒。殲衆三千人。橫屍滿野。鳳買薪聚而焚之。數千餘軀埋掩之。又于山洞中得一人。敗兵也。餓三日矣。哀而縱之。給衣食令遠去。友諒暴屍真君廟側。是逃兵者識之。鳳以棺殮藏厝中。比吉安再陷。友諒從子高進庫督其兵。破吉安。訪知之。尋鳳給以五十金。令重脩真君廟。諸營兵頃刻助工。數百金。而是被縱歸者亦厚以金帛酬之。有廬陵丞死難。無人收殮。鳳藏其骨山中。歲餘。其子至。攜喪以去。鳳以湖西舊恩。卒能觸險收瘞。義足多矣。同昭上下虔州。備極勞苦。歸欵貽于家。飲食備具。貽有所酬。不受也。曰。願得

任俠高子字子高

任俠高義者流。太僕殉節。虔東無一人敢問者。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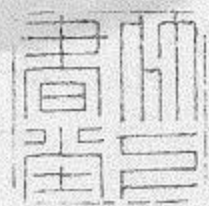
揭上兩臺。又書通在部^都知交。言于部。楊公適坐瑞案去。是獄乃得解。廷機既出獄。設先公生位。朝夕頂祝之。乙酉先公至湖西。偶顧問諸吏曰。若曾有萍鄉人者乎。一吏曰。某是也。先公曰。若知萍鄉有張廷機其人乎。曩坐豐城高安。派餉。至奉部逮。非我在豫章力持之。廷機覆家殺身矣。今其人尚存乎。吏叩頭曰。是某兒也。廷機朝夕頂祝。豫章使君不意過公也。後廷機市虎皮數物來謁。笑慰而却之。廷機弟名廷樞。今俱歿于兵。恐此事無知者。故詳告之。杜鳳一名秉烈。吉安人。以舍人給事湖西道。收葬太僕遺骨。鳳實冒險首事焉。初滇粵兵獲勝于真君山。斬其帥高

友諒。殲衆三千人。橫屍滿野。鳳買薪聚而焚之。數千餘軀埋掩之。又于山洞中得一人。敗兵也。餓三日矣。哀而縱之。給衣食令遠去。友諒暴屍真君廟側。是逃兵者識之。鳳以棺殮藏厝中。比吉安再陷。友諒從子高進庫督其兵。破吉安。訪知之。尋鳳給以五十金。令重脩真君廟。諸營兵頃刻助工。數百金。而是被縱歸者亦厚以金帛。酬之。有廬陵丞死難。無人收殮。鳳藏其骨山中。歲餘。其子至。攜喪以去。鳳亦令之任俠高義者流。太僕殉節。虔東無一人敢問者。鳳以湖西舊恩。卒能觸險收瘞。義足多矣。同昭上下虔州。備極勞苦。歸款貽于家。飲食備具。貽有所酬。不受也。曰。願得

數言為重因賦湖西義士行一篇

拜經樓續詩話海鹽彭觀民太僕明末備兵於湖西
殉節公子孫貽問關冒亂離至度中求歸骨不得遂
招魂以葬既而有義士曾克昶負遺骸來海上時人
莫不重之蓋距殉節時已二十年矣留數月而去孫
貽寧贈詩云金風淨埽州堂塵絮酒重來感故人帳
下義兒星散盡天涯歸旆雪中新精靈驚見如生面
涕泪空霑未死身拜起相看轉嗚咽鷓鴣啼煞霸江
春墓田禾黍枕南臯流水蘆貞鎖后塚杜宇歸心江
月小楊花故國海天高寒瓊自冷亡臣燼戰血猶埋

殉主刀欲訪西昌諸義士魚梁城下菡蓮蒿堯昶字
日永萬安人



國家圖書館,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, TAIWAN, R.O.C.

